

汉宫秋兮

温馨雅【肥城实验中学（西校区）七年级6班】

内容梗概

寒浞二十六年 秋，林府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封府处决。次女林漪逃脱。化名上官皎儿，来到帝都蓉城，与管家密联，试图平反冤案。有人暗中搜集证据，而后告知皇帝“林家余孽”。在死牢，中被少年尉迟玄烨救起。然而，生性善良的她没有谋反，她在暗中搜集证据，虽有朋友相助，却也寸步难行。一些人无端闯入她的世界，慢慢改变了她口中的“冥冥注定”。他们像一束光，在黑暗中踽踽独行。谁知，命运在阴云里发出嘲笑：“改变，只有毁灭。”然而，他们不畏困难，一路向光明前行。一次次的分离，他们的感情也越来越深。他们为她放弃了生命来维护，却事与愿违。死去的人消散了，活着的人备受煎熬。失去了一个个朋友的她，虽痛心不已，但还在继续调查，却发现尉迟玄烨乃邵国三皇子—邵允殷。她绝望了，回到了久违的寂寞中，冷落了多少人的心？证据终于集齐，三年前冤案被反，管家之子景容为了让她回府，杀死了她最重要的，也是最后一个朋友——尉迟玄烨。她伤心欲绝，服毒自杀，何为真死药？前尘散尽，自此，便是重生。在临死前，黑衣人延长了她的生命，告诉了她一个秘密。原来，自己乃昭国六公主昭嘉仪，而管家之子是皇兄的暗卫。他们精心策划十几年，终于在建安四年有了结果。为皇帝暗中调查，杀死林漪之父，让她的朋友为她而死……这些，尽是他们二人所为。而邵国六公主邵嘉仪只在史书中留下了一个轻轻的“歿”字；林倾将军之女林漪，降罪“余孽已除”；而自己上官皎儿，在完成任务之后，也要被最重要的人的杀死。在意识散尽的前一秒，月光下，他将夜行衣脱下，竟是已死去的尉迟玄烨！而她，尽其一生也无力回天。得知骗局之后，众人眼中原本不会落泪的她，生生泣出了血泪。尉迟玄烨知，再睁眼，她什么都知道了，又是那个只有欢笑的小姑娘了。昭嘉仪、林漪、上官皎儿、景容、尉迟玄烨……他们都死去了。少康元年秋，先皇之子邵允殷登基，曾经的景容为邵国宰相，他们利用她杀死先皇。五年之后，兜兜转转，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（完）

楔子

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——”

“聚散苦匆匆，此恨无穷——”

青苔附于石，流水声声，袅袅余音。凄凉的女声幽幽清唱，和着阵阵古琴声，悠远清沉。漫入江南初夏，微风起拂，回荡在清泉之上。打了个旋，散了。

清泉掩于森林之间，唯有流水之声不绝于耳。林中皆为绿，却有一丝素白，格外突兀。她倚风而立，身后布景一片明朗，风华绝代。清风抚起衣衫，面纱飞扬，似仙，不望红尘，隐于世间。

半晌，细细聆听琴声来自东南方向。她慢慢抬脚，向西北而去。

“啪，啪——”轻轻踩动陈年枯叶，掀起点点尘埃。

临走之际，她想起，管家曾对她说，在那片深林，琴声相对之方向，通往蓉城……

第一章 流年远·寒宫望月

(一)

阴。

小雨连绵。湿冷空气中点点花香。

已近七月，天气还微微有些凉。毫无生机的街道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灰暗的人心。尘世间，竟是如此寂寞平淡。

漫步在雨中，人影绰绰。一双白色的貂绒雨靴早已泡了汤。林漪头上顶着一把红色油纸伞，雨滴轻轻落向伞面，在红色衬托下，如为凝的鲜血。褐色的长发，精致的五官。看起来美好而耀眼的人，不知怎么，在这个雨丝纷扬的傍晚，她的身影竟有些平淡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孤单。

视线中出现了一个灰点，时隐时现。

城门？心中一紧，脚下生风。

街道两边的景物拉成一条条绚烂的彩线，以灰色为主，织成一片不规则的宏图。

飞奔至一座灰色建筑物旁，缓缓停下。

凝视着城墙上的两个镀金大字，良久，勾起一丝清浅的笑，转瞬即逝。

繁体隶书的“蓉城”。蓉城一乃千古帝都，是国之天堂。商人们齐聚，又有王府驻地。

行人之多，不论阴晴。人流之中，虽吵嚷，却让林漪感到久违的安全。

车马呼啸而过，人流时聚时散。街道两旁的树，忽然乱舞，沙尘扬起，能见度越来越低。在行人手中的提灯下，她清楚的看见，雨丝已微微倾斜。起风了，吹得人们心中慌乱。“呼”一阵猛烈的风吹乱了心中思绪缠绵。手中没留意，伞似想要挣脱束缚，像羽翼未丰的鸟儿早早飞出巢笼，挣扎着，要与风儿共舞，与天空相拥。一瞬，竟消失在小巷的岔路口，消失在她的视线里。雨下的紧了。为了躲雨，她只能倚在一棵巨大的杉树下。

“吧嗒”一滴雨水，顺着叶子坠落，滴在了她的鼻尖。这似乎令她清醒了一些。耸耸鼻子，心中苦涩。在这座陌生的帝都里，没有她的依靠。

一声轻叹，慢慢将双手抚上树干。深褐色的树皮里有迂回蜿蜒，仿佛时光留下的无情伤疤。深色的纹路里，赫然点缀着绿意，如新生的浅淡希望。

回想着十五岁那年，风华正茂，刚开始对人生有了懵懂的认识。回想

着那时，大家年少无知，不知世事，没有顾忌，自然是无忧无虑，时光是快乐的。

然而，现在的自己已知世事艰辛，往日活跃的心中只剩消极，疲惫中有一种超龄的沧桑。十六岁的生日才过去两个月，过去那些美好，真的已成脑海中泛黄的记忆碎片，离自己远去了吗？

是谁说，连怀念都太奢侈，只羡慕谁年少无知。

天色渐暗，夜空明净，而她，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北极星。

清冷的白色来自于上空，似要给谁一点慰藉，微弱的光想要铺满整条街道，却也无济于事。

树下的人打了个寒噤，阴冷的夜风席卷而过，月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在地上，星星点点。夜风中，树影重叠。

雨渐渐小了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滴，夜空中阴云早已散去，只有潮湿的街，地面上的小水洼可以证明，这里下过一场大雨。

起身。却也不知该何去何从，只是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。

夜，万籁俱寂，只有街上偶尔经过的护卫队正在夜巡，溅起一阵水花后就再无迹可寻。

熙攘的人潮早已散去，店铺里也不再飘出阵阵粉色香气，医馆里进进出出的人群还历历在目，空气中也不再传来阵阵叫卖声。这都是因为，时如流水，傍晚已过，不再重来。

原来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时光可以毁灭一切，也可以创造一切。恍惚间，耳边再次传来丫鬟们的嬉闹声，抬眼一望，皆是万里晴空。阳光下“安蛮殿”楷书大字依然那么耀眼。凝视着，沉醉了。忽然，桥上出现一个身影，逆着光，却从身影边缘开始模糊。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她知道，他在笑。

“景容一”她不由得笑了。但这一丝欣喜马上转为绝望，因为她看见，美好的世间破裂了，那个洋溢着欢笑的宫殿不见了，心中最重要的地方开始坍塌，空洞的可怕。

竭力忍耐一种可怕的欲望。支持她前进的，是重回故地的欲望，或者说，执念。

慢慢转身，继续前行。

(二)

蓉城的夜，流云翻涌。明亮的星光为夜空照亮，卫星们守护着家乡。那略带黄色的荧光，坚决而淡漠。

星空下，林漪缓缓抬起头。不觉间，竟又走进了城楼。踏着石阶，一路无言。经过了最后一个转弯处。

层顶。斑驳的城墙似有流银的闪耀，亦是美。殊不知，这看似平和的古墙上，洒满了几代人的鲜血？

静谧的夜空也曾为浩劫，喊杀声连夜不绝。护城河在目光下熠熠生辉，河水平而柔美。然而，这埋骨葬身之地一旦河水枯竭，人们必将看到一这水下，非石，而是数不清的，长满青苔的枯骨！似在诉说对世间的留恋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也为众生意念。

半年前，又是浩劫，阳光下，自己的亲人也曾以一腔鲜血划出一道血色的线，随着利剑出鞘而应声倒地，那绝望的眼神刺痛了蓝天。

晴天之后的雨夜，无声地冲刷了河边的斑斑血迹，雨水接连几夜，埋葬了死去的至亲，埋葬了有一个王族驻地。离家那夜，她谨记管家的誓言，要平反冤案，不死不休。

她一生都忘不了，自己因去永溯山访友而躲过一劫。回家后，竟看到府上贴着的封条，以及墙角里的一卷密信，上书四个大字“速逃勿归”。林漪将字条浸在水里，片刻，她看到下面一行小字：“速往蓉城，我会设法联系你一景默。”景默是管家，景容之父，一生为林家尽忠。

可是，在出城那晚，告示栏里一张白纸，上书“林家叛乱，贼子均被抄家封府，唯不见管家景默，疑似畏罪自杀，次女林漪于永溯山长眠，其余罪人将在三日后处决。”

当林漪前往蓉城时，看到了一队人马于林府走过，后数量囚车。慌忙跟在百姓身后，却看见亲人们在城门前被杀，虽心痛，却也只能装作寻常百姓一般紧随其后。结果，没能等他离开，又意外得知皇上下令秘密调查景管家是否已死，为掩人耳目，林漪只能五月之后前往蓉城。

她成功了。

如今，她侥幸逃脱，来都帝都。至此，只求雪恨。

轻声上前，所及流云之下。双手向前探着，末了，抚上了城墙。墙头及胸前，古老的石块上早已蒙尘。此城存在已有百年，虽有十几年的宁静与繁华，但此国已朽，如此胜景处于荒凉之地，可见国君昏庸。如此，虽一城太平，但已尽前程，和平的日子，不会太久。

城墙的观望口，一株小草，在阴风里若隐若现，飘摇不定。

凝视着远方，寂寥无人，群山隐匿在夜色里，茫茫黑色中，无一活物。夜风吹起，黄沙漫天，荒芜的枯木林中，似传出阵阵凄凉的啼鸣，划破了虚无的繁华，多年之前的盛景不复。

空地，枯林，秃山……眼前荒芜似在诉说战争的凄苦。

恍惚间，时光倒流，日月极速轮转，十五年前——

似城内的繁华，荷花池边人来人往，人们倚于亭中，说笑着来年的丰收，客房里许多人举杯对饮，高谈阔论。池里荷花静静开着，与世无争。若有若无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。酒肆，盛装美人鱼贯而出，流纱裙，舒水袖。彩袂飘飞，舞姿曼妙。客人们围坐，席间有人闲话。

突然，鼓声响起由远而近。原是将军亲自迎接远来使者。使者见面后，又拿出了几车珍贵之物，是别国相赠。立于城墙之上，看见马车上的珠宝，也暗叫一声：“好”。

话音未落，又是一阵轻风，过后，使者和众人的身影变得透明，继而化作虚无。阳光被黑暗取代，眼前只有黄沙漫天。

时光无情，繁华仓促离开，一夜之间，日月俱变。

十年多里，先后消失了六个兴旺的家族，六个在朝廷里举足轻重的重臣，六个贵族驻地。

林府不是第一个，当然，更不会是最后一个……

(三)

想到这里，不觉已红了眼眶，双手渐渐握成拳，因太过用力而骨节发白。

月光下，她俯身望去，眼神总是在一个方向停留。那是故乡的方向。一府三殿，承载着她的快乐与欢笑。

头顶突然投下一片阴翳，她惊愕的抬起头，对上一个灿烂的笑脸。少年容颜美丽而妖异，微微一笑令日月失色。

—“嘿，这么晚了，不回家吗？”

她一怔。以至多年后，她还不知道，那天晚上，她发呆的模样，可爱而美丽。

她报之对方一个淡淡的微笑，少年眼中灿若星河，林漪没有注意到，那眼神里闪过的惊艳之色，是啊，以她的容貌，应该是随时保持骄傲的，偏偏她自己还不知道，她才堪堪十六，却已生的极为勾人，若她家道兴旺之时，邵氏江山，还没有一个小姐能与她相提并论。

身后阴风四起，林里枯枝轻颤，“沙沙”轻响。

少年眼神一滞，音虽轻，但足以确定，是人，非风。

林漪察觉到了他眼底一闪而逝的精光，细听片刻，心中一震。

她望向他，竭力掩饰着慌张。他轻笑，带她翻身跃下城墙。

月光中，她看到，禁军一队一字排列，镇守城墙之上。

“谢”字还未出口，他抢先一步：“你不属于蓉城？”被问起心中秘密，林漪一时语塞。许是看出她的为难，“在下尉迟玄烨，若初来乍到，可来落云阁找我。”

他的眸中掠过一缕转瞬即逝的神色。那时她未曾多想，也根本不会想到，那神色，是微微的疑惑。

少年向他挥手告别，她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心中苦涩而无助：回家？她还有家可回吗？

生活孤寂，一路定然寸步难行。无悔，但需谨慎周密。管家不知所终，一明一暗难相联，仅凭二人之力，可回天吗？

良久无言。

一只寒鸦破空而过，继而盘旋。冷清目光之下，她发觉，鸟儿的脚上有一卷白色的纸。

眼神瞬间由震惊转为释然，长舒一口气。冲鸟儿招手。它无视她，刚要飞向远方，“咻”被打中翅膀的鸟儿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。关键时刻，为了拿到密函，她只得拔下琉璃簪，反向掷去。

慢慢取下那卷白纸，一行熟悉的字迹呈现：

—“林漪小姐，请马上到沐雪园，我已安插人手接应，赤羽小鹰可暂时方便联系。如若收到这张纸，请马上寄回。—景容。”

“沐雪园？”她轻喃。

俯身托起被砸傻的鸟儿，轻轻抖动翅膀，黑色的粉末被抖落，四散在夜风里，果然，是赤羽小鹰。

林漪身后阴暗的角落里，有什么蓝色的东西，分为两段，幽光闪烁。它，被抛弃了呢。

夜已深。

(四)

缓慢踱步。

路上已再无一人。

鸣声不绝，流水不息。“嗒嗒”的频率如泣如诉，敲击着她不堪一击的心。

无限的空虚感袭来，似无魂魄的傀儡，毫无目的的游荡，心中野草疯长。

她再次响起了那个预言：

必须拔掉心中被野草小心翼翼守护着的玫瑰，那片荒芜的空地会长出

野心的荆棘毒木。

玫瑰。玫瑰吗？林漪艰难地笑笑。

正思索着，面前出现了一座被草木掩映的黑色大门。镀金大字“沐雪园”题于门匾。

“铛铛—”轻轻敲响黑色大门，寂寥的空响回荡。奇怪。“沐雪园”三字看起来并无年代感，而墙面早已斑驳。

无人回应。“铛铛—”

门板发出了极轻的回响。细听，终于发现了机密。

用力推门极久，猛的一拉，门应声而开，她欲进，刚抬头便发现门后有人影。一惊，那人便问，

—“你是林倾之女？”

—“你是谁？”

—“景管家要我来接应你。”

微笑。“请随我来。”那人声轻。

院内盛景，如迷宫般盘绕。“西院厢房，久无人居，暂且栖身。”

待她回神，那人已无踪影。

一道鬼魅的身影掠向陈旧的楼。

陈旧的门，已泛起暗红的锈，慢慢转动着插在锁中的钥匙，将它推开一条缝隙，闪身而入。一股荒凉腐败之气弥漫在空气中，每一次挪动都能卷起堆在地上的尘埃，呛得她无法呼吸，身后的大门在悄无声息地关闭，墙角里布满了蜘蛛网，一些白色丝线在空中飘动，四周空无一物，除了一阴暗的角落里，古老木桌上的镂空圆镜。

缓缓将双手扶上镜面，圆镜折射出月光，斑斑驳驳的洒在对面的高墙上那泛着寒意的冷光，竟使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凉。

不知何时，乌云再次慢慢在阁楼上空聚集，暗夜中时隐时现的月光，

晴朗的夜空中已刮起阵阵寒风，星辰被乌云遮掩，失了本色。微弱的月光想要冲破黑暗却也无济于事，只有阴云里射出两三道斜斜的光。第一滴沉甸甸的雨悠悠落下，一道闪电划破了久违的寂静。屋外电闪雷鸣，同紧密的雨，撞开了那扇旧门。巨响声和着风雨，销声匿迹。雨声被无限放大，雨丝倾斜而入，浸湿了楼道里的一片空地。

阴冷的夜风穿堂而过，卷起阵阵寒意。如冰刃撕开时空的缝隙，拭起桌上一沓纸席卷而去，纷至散落在地。

泛黄的纸张上有隐隐的猩红，如未凝的鲜血，触目惊心。黑暗里发出幽幽的绿光，来自圆镜，凄凉而怅然。

静立在风暴里，被雨打湿外衣，她仿佛听到了一个冰冷的声音在阴暗的角落里响起一

“星幕、星光、星空、星河、星际……歿。”

无人知其音，无人知其语，无人之其意。

(五)

无论黑暗有多漫长，都会迎来曙光。无论在夜里发生了什么，第二天的阳光还会暖洋洋的冲破黑暗，洒向尘世间。

第二天.

阳光笼罩着原本平庸的一切，赋予了它们生动的光彩。

昨天已为历史，今天依然继续，明天终会将至。

沐雪园。

房后向东为摘星台。二十余米高。台上，一览十里尽收。

此时。

林漪静静地躺在地面上。灰尘被昨夜的风高高吹起，如絮堆积在她身旁。她的衣，她的发，被轻轻覆上一层尘埃，仿佛她已在此沉睡千年，直至覆灭。没有人知道，昨夜，她在朦胧中听见那句低喃后，竟被倦意蔓延全身，软绵绵的无声滑落在灰尘间。时光静悄悄地掩盖了属于黑夜中的一切秘密，取而